

叶甫盖尼·波波夫关于写作与幸福的对话——

除了自己,没有人能阻止作家成为作家

□[俄罗斯]叶甫盖尼·波波夫 尤里·塔塔连科 常景玉译



尤里·塔塔连科:作为俄罗斯伊斯科尔德尔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,据您观察,哪个类别的竞争最为激烈?是诗歌吗?有没有出现什么新面孔?
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文学并不局限于花园环路,也不限于大书奖,哪怕是备受推崇的亚斯纳·波利亚纳奖也代表了一切。伊斯科尔德尔奖的首位得主是独具特色的西伯利亚作家爱德华·鲁萨科夫,他成功地在自己的小说里将看似水火不容的元素相结合。他掌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贝克特和乔伊斯的精妙之处,又把这种魔幻色彩与西伯利亚作家舒克申和叶利谢耶维奇·希什科夫的《忧郁的河流》中展现的西伯利亚的广袤和深邃融为一体。已故的维克托·彼得罗维奇·阿斯塔菲耶夫对这位“城市作家”鲁萨科夫推崇备至,而阿斯塔菲耶夫一向被人看作是“乡土作家”,甚至被说成是蒙昧主义者。这其实不奇怪,因为真正的作家只有一个信条——那就是作品的质量。

这些年,伊斯科尔德尔奖一直颁给不受拘束、不循规蹈矩的作家。我立刻想到了杰出的萨沙·梅利霍夫,他出生在哈萨克斯坦,现居圣彼得堡,当时他还默默无闻;还有彼得堡的瓦列里·波波夫,车臣作家坎塔·伊布拉吉莫夫,喀山的阿哈特·穆欣斯基,苏呼尔的易卜拉欣·奇卡杜阿,以及弗拉基米尔·德尔巴……最近,别尔哥罗德著名诗人斯坦尼斯拉夫·米纳科夫和久负盛名的吉尔吉斯斯坦小说家弗拉基米尔·利德斯也获得了这个奖。这些都是高质量的、不看重经济效益的文学作品。以洛拉·兹沃纳列娃和热尼亚·德基娜为首的儿童文学作家、剧作家和编剧也获得了认可和奖励。诗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他们各有各的特点,比如阿巴坎的优秀诗人娜塔莉娅·阿赫帕舍娃。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位,评委里还有格列姆·弗拉索夫、鲍里斯·叶夫谢耶夫、玛丽娜·库季莫娃、安德烈·诺维科夫、兰斯科伊以及俄罗斯笔会现任主席弗拉基米尔·谢苗诺夫。所有评选事宜都是公开、坦诚、正当地进行。我再强调一遍,伊斯科尔德尔奖并非一个“小圈子”奖。帕斯特列尔纳克所说的“才华是唯一新闻”仍然成立。

新的作家一直都有,一直在出现,而且永远都会出现。俄罗斯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也永远是一个将文学放在重要位置的国家,拥有萨沙·

索科洛夫所说的“歌唱的文明”。这与许多国家截然不同。在俄罗斯,尊重小说家、诗人,甚至评论家,是一种传统。

尤里·塔塔连科:是什么造就了一位作家?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来自上帝赐予的天赋、日复一日的劳作,再加上一点运气。

尤里·塔塔连科:读者对您和米哈伊尔·贡达林合著的关于卡巴科夫的书评价如何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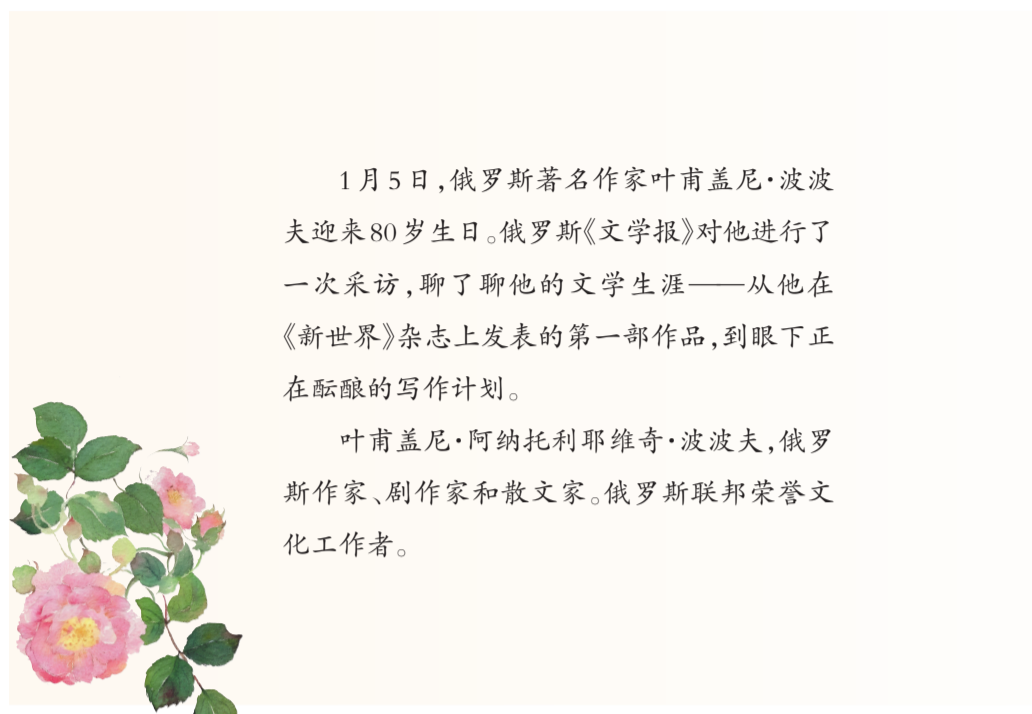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读者的反响很好,也都很好奇,因为我的朋友卡巴科夫是一个时代的象征,他是一个极具趣味的人——从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“蒙昧主义者和正统派”,这是他在去世前带着讽刺口吻公开对自己的评价。卡巴科夫的离世是俄罗斯文学的巨大损失,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大损失。以前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。卡巴科夫是个讲故事高手,他的肚子里装了很多故事,我特别喜欢他的《莫斯科故事集》和小说《一切皆可挽回》。

尤里·塔塔连科:您和米哈伊尔这对创作搭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想法?
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我和米哈伊尔目前正在筹划一本关于《大都会》文学丛刊的书,这本丛刊第一次汇集了那么多重要的小说家和诗人,包括托夫托夫、伊斯科尔德尔·维索茨基、利普金、库布拉诺夫斯基、萨普吉和阿尔赫玛杜丽娜的作品。我们正在为此做准备。因为一些顾虑,这些细节我就不展开了,以免偏离我们的话题。

尤里·塔塔连科:1972年,您的剧本《秃头男孩》发表在《西伯利亚之光》杂志上。这部作品中,剧本情景说明不是剧作家本人所写,而是出自一位讽刺小说家之手。您觉得这是种困扰吗?戏中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——什么是爱,对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?
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谢谢。我是从您这里刚刚得知,这部我深爱的作品已经登在那本历史悠久的文学厚杂志上了。当时是受奥列格·尼古拉耶维奇·叶夫列莫夫委托,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创作了这个剧本。它后来被导演亨丽埃塔·亚诺夫斯卡娅本人发现,改编成了一部名为《醉酒



1月5日,俄罗斯著名作家叶甫盖尼·波波夫迎来80岁生日。俄罗斯《文学报》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,聊了聊他的文学生涯——从他在《新世界》杂志上发表的第一部作品,到眼下正在酝酿的写作计划。

叶甫盖尼·阿纳托利耶维奇·波波夫,俄罗斯作家、剧作家和散文家。俄罗斯联邦荣誉文化工作者。

的丘比特》的精彩作品。这部剧演了六年,本来还能继续演,结果女主角怀孕了,又没有替补演员。这很公平:与其演波波夫的怪诞剧,不如去生孩子。(俄罗斯《文学报》编者按:这部作品于2016年在莫斯科青年观众剧院上演,拿了“水晶图兰朵戏剧奖”的最佳戏剧奖和最佳舞台设计奖,以及“金面具戏剧奖”的最佳灯光设计奖。)

爱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。世间万物都建立在爱之上。艺术更是如此。

尤里·塔塔连科:您在1月5日庆祝了80岁生日。在过去的80年里,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?
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乘坐一架小型安-2货机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飞往北方,飞机突然坠下300米,然后又稳住了。一个用粗电缆连接的氧气罐飞了起来,砸穿了机舱顶,后来我和另一位飞行员用钉子和锤子把舱顶

修好了。幸亏它刺穿的是右侧,那里没有油管。

所以,我的生命有很多次差点就结束,但现在我活到了80岁,算是“从展会回家了”(意思是走向衰老)。我这一生热爱阅读和写作,也爱着妻子斯韦特兰娜和儿子瓦西里、侄女克谢尼娅、表弟萨沙,还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作家扎杰列夫、库兹涅奇欣和埃丁,艺术家博尔、涅姆科夫和萨沙·索科洛夫。

尤里·塔塔连科:作家的幸福是每天都有灵感,还是被千百万人喜爱?您的梦想是什么?
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你必须一直写,而不是等待灵感。作家的幸福是辛勤工作一天后,躺在床上安然入睡。

写作不只是坐在椅子上用笔涂涂写写。作家即使不写作也在工作——他们总是在思考。你问到了作家的梦想。正如我之前所说,我非常喜欢写作和阅读。感谢上帝,我有机会从事这个



行业。还能有什么梦想呢?赚一百万美元?那只会带来祸患——锒铛入狱或因此丧命……

尤里·塔塔连科:可您有时候有了构思,会不会也被别的事情绊住,写不出来?

叶甫盖尼·波波夫:我相信没有人能阻止作家成为作家,能阻止他们的只有自己。是的,有些作家经常抱怨生活的艰难:作品无法发表,收入微薄,妻子唠叨不休……没错,我也曾多年未能出版作品。那段日子非常难熬,痛苦不堪。你要是作家,就得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要么存稿待刊,要么寻找突破的机会。

尤里·塔塔连科:亲爱的叶甫盖尼,生日快乐!祝您取得新的成就,发现新的东西,收获新的喜悦!祝您身体健康!

(尤里·塔塔连科,俄罗斯作家、诗人,1973年出生于新西伯利亚,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)



苦难、家园与坚守

——论纳捷宛·达尔维什的诗歌

□赵佳丽 陈玮

纳捷宛·达尔维什(Najwan Darwish)是当代阿拉伯文学领域的重要诗人,1978年生于耶路撒冷,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,2009年被选为贝鲁特文学节“39岁以下39位最佳阿拉伯作家”之一。其创作扎根巴勒斯坦的土地与历史,以细腻的笔触、深沉的情感,书写家园、身份与生命的命题,将个人命运与民族遭遇紧密相连,构建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诗歌世界。

地域根系与身份书写

达尔维什的诗歌始终缠绕着对家园的眷恋与坚守,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,都是他诗歌中最鲜明的意象。他生于耶路撒冷,其家族曾被逐出城西故土,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家园成为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精神图腾。他的诗歌从不刻意渲染苦难,而是以平实的笔墨,将对家园的热爱融入诗句,让土地成为情感的载体,让身份成为诗歌的灵魂。

《我书写大地》是达尔维什家园叙事的代表性作品,诗歌开篇便直抒胸臆:“我想书写大地,我想让文字成为大地本身。”简单直白的表述,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道出对家园最真挚的眷恋。他将自身比作“罗马人雕刻、阿拉伯人遗忘的雕像”,殖民者偷走雕像的断手,却偷不走雕像对大地的深情。这种书写,将个人命运与家园的遭遇紧密结合,表达出即便历经磨难,依然坚守家园的信念。诗歌结尾“我的文字无处不在,沉默便是我的故事”,以克制的情感,传递出无法言说的怅惘与坚韧,文字成为守护家园的方式,沉默成为历经沧桑后的从容,尽显家园在诗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分量。

《在诗歌节上》则从另一个角度书写身份与家园的关联。诗歌开篇“每位诗人面前都立着自己国家的名字,而我的名字背后,只有耶路撒冷”,以简洁的对比,道出巴勒斯坦人身份的特殊性——没有完整的国家符号,只有一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城市。

他将国家的名字比作“没有抵达与归途希望的小船”,写出无国可依的漂泊感,写出对家园的执念。这种书写以最朴素的语言,直击人心,让读者感受到巴勒斯坦人对身份认同的渴望,以及对家园深沉的眷恋。

苦难叙事与生命坚守

巴勒斯坦的动荡局势,让苦难成为达尔维什诗歌无法回避的主题。他的诗歌不回避战争的残酷、流离的痛苦,却也不沉溺于苦难的宣泄,而是在苦难中挖掘生命的力量,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他以冷静的笔触,记录战争带来的创伤,书写人们在苦难中的生存状态,将个人的痛苦升华为民族的集体记忆,让诗歌成为对抗苦难、坚守生命的精神力量。

《炮击结束》精准捕捉到战争结束后人们的精神状态,“炮击结束,却在你的体内重新开始”,开篇便点出战争创伤的深刻性——外在的炮击停止,内在的伤痛却从未消散。诗歌中“建筑倒塌,地平线燃烧,火焰却在你的体内肆虐,吞噬一切岩石”,以具象的场景,写出战争对人们心灵的摧残,没有激烈的控诉,只有平静的叙述,却更能凸显苦难的沉重。他将个人的伤痛与民族的苦难相连,写出人们历经摧残却依然保持清醒,坚守着生命的尊严。

《勉强呼吸》则聚焦于流离失所者的生存状态,“悲伤从房间涌出,我如幽灵般走进你废弃的家园,手中握着自己的结局,与毁灭同眠同醒”,以细腻的笔触,写出人们失去家园后的绝望与茫然。“认识自己的荒芜,与它并肩走到这境地,令人沮丧”,直白地表达出面对苦难的无力,却也暗含着不放弃的执着。他的诗歌写出流离失所者的孤独,也通过“我依然勉强呼吸”的表述,传递出生命的韧性,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力量。

意象建构与艺术表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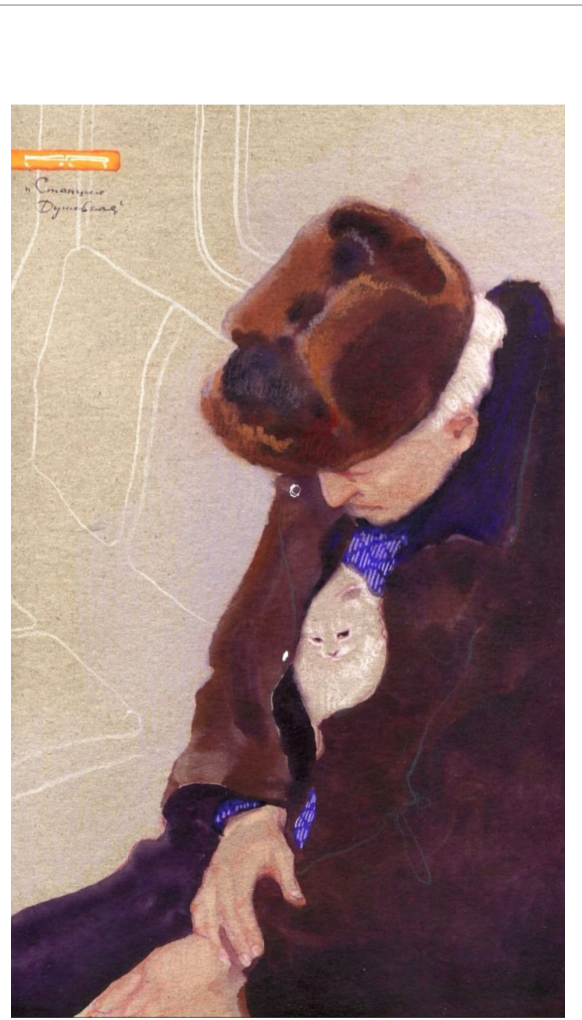
达尔维什的诗歌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,他善于运用精准而富有张力的意象,将抽象的情感与思想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画面,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的意象选择大多源自巴勒斯坦的自然与人文景观,山脉、海洋、废墟、雕像等频繁出现,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记忆,传递着个人的情感与哲思。

《拥抱》一诗极具张力,“迷茫而湿透,我的双手在试图拥抱山脉、山谷、平原时被撕裂,我深爱的大海,一次次将我淹没”,以“湿透的身躯”“撕裂的双手”“汹涌的大海”,写出人们在追求美好与坚守信念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。大海在这里既是毁灭的力量,又是渴望的对象,这样的双重含义,让诗歌充满思辨色彩,让情感表达更加深沉。

《片刻的沉默》则以简洁的语言,传递出深沉的情感与哲思。“傻瓜亚僧侣在我们头顶纺着小麦与羊毛,时间是一个稻草人”,以“小麦”“羊毛”“稻草人”构建出宁静而又略带悲凉的画面。小麦与羊毛象征着生活的希望与平凡,稻草人象征着时间的停滞与虚无,两者结合,写出人们对平静生活的渴望,写出时间的无情与历史的厚重。诗歌篇幅简短,没有多余的修饰,却以最简洁的语言,传递出无法言说的情感,尽显诗歌的艺术魅力。达尔维什的诗句建构,始终服务于情感与思想的表达,让诗歌在平实中见深刻,在简洁中见力量。

纳捷宛·达尔维什的诗歌,是巴勒斯坦历史与精神的生动写照,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重要成果。他以家园为根,书写身份的追寻与坚守;以苦难为镜,挖掘生命的力量与希望;以意象为桥,传递深沉的情感与哲思。他的诗歌层层递进地展现出个人与民族的命运,让读者在感受诗歌艺术之美的同时,读懂巴勒斯坦的历史与苦难,读懂人类对家园、和平与尊严的共同追求。

(赵佳丽系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讲师,陈玮系四川工商学院副教授)



俄罗斯当代艺术家Denis Korobkov作品

壹果文壇

SHUO WENTAN